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八目錄

韓愈十二

韓愈十二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毁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

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者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

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宫妾則是宦者宫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元

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

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

蚘者其喙有若烏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閒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

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也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我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

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

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

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

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相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通解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

矣然而脂韋汩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

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敎行於天下由龍逄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義之敎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敎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敎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

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

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

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
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
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
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
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
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
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
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

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

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

毋也毋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易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

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

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

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

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

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
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
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
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
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
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
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
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
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

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目錄

韓愈十三

韓愈十三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以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

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令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

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愼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

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愼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

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

其死某誅之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閒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

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

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鄠人對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
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
其門使勿輸賦以爲後勸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
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
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
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
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
曷足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
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

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

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孔子删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鶡冠子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

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閒

嗚呼𡨚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

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

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曁原其始固有啟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

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强之閒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倔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

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貓相乳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

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敘之為貓相乳說云

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閒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

雖死令人誰汝傷

長安慈恩塔題名

韓愈退之李翺翺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於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宏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冑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眾寺上太室中峯

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啟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元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迋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勲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於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目錄

韓愈十四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

韓愈十四

順宗實錄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歷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幷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

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懼讁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　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

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愼於厥躬祇勤於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慼形於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

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内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内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

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宫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

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
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
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
重下遺詔令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
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
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鄖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
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
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
制令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

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於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顔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毁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强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巳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

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
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
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宫傾心附之叔文亦欲
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
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
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
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
易月之制請制内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
祭宗廟今請奏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

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宏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

廐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内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

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順宗實錄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材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

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幷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户幷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户仍邀以驢送至内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内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

此然後食令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横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

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

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於新羅且册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宫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别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户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别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别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悦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

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幷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幷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内外之政與其黨謀

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

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

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飡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

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順宗實錄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徇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維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惟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

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内外感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册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啟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

敬温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
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
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巳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
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
參幷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勲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
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
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
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於中並充皇太子

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
恤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當作丑
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
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
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强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
爲太師顏眞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
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
士四年回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回紇以薦爲判官
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回紇子薦以

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回紇辟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畧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樊

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臯爲尚書左丞　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

管經畧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敬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敬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皐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皐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皐從弟華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

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此始

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元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歷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

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為禮部而炎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宏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為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泌卒竇參為相惡

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眞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元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順宗實錄四 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劒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劒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

士謂遂逃歸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

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

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

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皐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皐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　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歎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言方今

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

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貞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眞偽紛雜吏因得大爲奸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追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

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㝠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贄同職奸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閒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

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因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柰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

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

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我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

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缺者客稱其物可愛城
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
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譖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
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
之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
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
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
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
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

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帶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

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

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幷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

諫爲河中少尹王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於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喧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皐裴均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

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啟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詔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順宗實錄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纉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匪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元內愧於朕心上畏於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於神明格於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

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

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

嘗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宫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
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
幷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温李景儉韓華韓
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淩準程异
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
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
芻裴茝常仲儒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
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
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

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游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寖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華韓泰柳宗元房啟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内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

文默不發議巳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嘗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屛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

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

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攞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慚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

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宫受朝賀皇帝率百寮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册文曰維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元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

元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
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
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
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
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
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
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
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
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啟

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於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修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歳又嬰沈痼常亦親政益倦於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於九族外勤於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媿天下今厥疾大漸不瘖不興付

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蹔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可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詰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僊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

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
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
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